

閩北黨歷史文件汇編

第七期



中共南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

目 錄

中央給贛東北省委信(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1)
中央給閩浙贛省委信(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	(7)
中央政府給閩浙贛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	(17)
中国共产党贛東北省代表大会关于	
苏維埃工作決議案.....	(20)
組織問題決議案.....	(31)
青年团工作決議案.....	(44)
軍事工作決議案.....	(50)
閩浙贛省苏維埃政府关于全省各級苏維埃改造的決 議(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	(58)
閩浙贛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	(63)
閩浙贛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告全省工农劳苦群众书.....	(66)
閩浙贛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告白区工农群众书.....	(96)
閩浙贛省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实行劳动法令決議案.....	(71)
閩浙贛省苏維埃代表大会軍事工作決議案.....	(79)
中共閩浙贛省委給省苏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一封信.....	(88)
省苏代表大会嘉奖閩北红军独立师全体紅色战士电....	(91)
各地出席省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	(92)
閩浙贛省苏維埃政府执委候选名单.....	(94)
贛東北省苏維埃关于发展耕种运动的決議.....	(96)

中央給贛東北省委信

審查了你們寄來的一些文件，認為你們在執行過去中央所給與你們的指示上，已經獲得了極大成績，尤其顯著的是閩浙贛蘇區的發展與鞏固，紅十軍行動的積極性，蘇區內的工農群眾積極性的提高，以及白區羣眾工作與游击運動的開展。黨在紅軍，蘇維埃的領導作用是很大的加強了。無疑贛東北省委是堅決的積極的，為了實現國際與中央的路線而鬥爭着。

對於你們的一般指示我們認為現在沒有這種需要，因為這種指示，在過去指示信上已經一再說及。中央方面正在匯集蘇區方面的各種材料，準備以後在某一個問題上（如象工會會員問題，肅反問題）給你們以更具體的指示。這封信指出就你們寄來的文件中所看到的一些缺點與錯誤，以喚起你們對於這些缺點與錯誤的注意。

第一、必須指出你們對於蘇維埃工作的注意是非常不充分的。在你們寄來的所有報告與決議中你們很少說到蘇維埃的工作。譬如在你們“關於發展紅軍勝利進攻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的決議”（五月二十五日通過），你們談到了紅軍，談到了游击队等。但是對於蘇維埃的工作只是附帶的說到：“在蘇區內蘇維埃政府必須嚴格的執行勞動保護法，切實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以興奮蘇區與白區廣大工人群眾擁護蘇維埃鬥爭的熱忱。”除此以外，就沒有一個字說到如何轉變

蘇維埃的工作，使蘇維埃轉變为广大民众的政权机关，使蘇維埃不但是土地革命的領導者与組織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組織者与領導者。

在你們“为打破敌人新的进攻計劃的具体工作布置”的緊急通知（六月二十二日）上，在“关于紅色五月的工作決議”（四月五日）上以及在“关于爭取革命在一省与數省首先胜利”（二月二十五日）上，都是一般的沒有能夠把彻底轉变蘇維埃的工作放在全党的面前，采取一切办法使蘇維埃更进一步的轉变为群众的政权机关。

我們沒有能夠得到你們关于蘇維埃工作的報告，我們不能有什麼更具体的批評，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如若蘇維埃政權不能在一切工作上表現出它是工农民众的政权机关，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蘇維埃的工作，在工作中教育成千成万的民众自己管理自己，那蘇維埃区域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第二、关于肅反問題，我們雖然是已經一再說及也已經喚起了你們的注意而且你們已經得到了一部分的成績，然而我們認為在贛东北苏区，反革命組織的领导机关，还没有破获。估計到反革命政組派与AB团，罗章龙、王克全派等，在贛东北的活動，以及他們过去的力量我們不能相信在贛东北苏区内沒有象閩西中区鄂豫皖，湘鄂西各苏区那样总的领导的机关。零星的破获，固然需要，然而我們必須从这种零星的破获，一直追蹤到总的领导机关。

我們認為在肅反方面，除了你們在肅反決議案中所說的，还需要更多的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与坚决性，不放松在每一事中反党的反蘇維埃政权的分子，而把一切可疑的事件追

究到底。这一工作，是同为了国际与中央路线的彻底执行，为了苏区内一切工作的彻底转变，而反对一切“左”右机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完全不能分开的，对于反党的反苏维埃的分子，必须最严属执行党的纪律与苏维埃的法律，最公开的同他们作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广大的党员群众工农群众。一切腐朽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不但帮助“左”右机会主义的发展，而且也帮助了反革命分子与反革派别的活动，在机会主义的背后常常站着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组织，这在苏区肃反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但在另一方面，必须使肃反不但不造成群众的恐怖情绪，而且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不但不使群众惧怕党与苏维埃，而且使群众更积极的来拥护党和苏维埃。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把加紧肃反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发展，密切的联系起来。依据苏区肃反的经验，反革命分子，一般的都利用党与苏维埃工作的缺点，来影响群众或者有意曲解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来造成群众的不满。因此同反革命分子作坚决斗争，必须同时发展下层工农群众的自我批评，来同党与苏维埃一切缺点与错误做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孤立反革命分子与反革命组织，我们更容易的去根本消灭他们。

这是在肃反方面对东北的党所特别应该注意的。

第三、在白区(或灰区)的群众工作中，我们认为你们对于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的注意是不够的。雖是你们对于白区工作，有了很大的注意开辟了五大游击区域，然而你们在白区的工作中，许多地方还限制在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方面，而没有使游击运动与群众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你们给各白区

县委的指示信中，雖是說到游击运动与群众斗争的联系，然而这只是一个一般的与附带的，还没有把开展对于广大反苛捐杂税抢粮分粮等斗争放到第一位。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有些地方的群众斗争（如余干）往往由游击队来代替，或由党去包办，而没有群众参加。这是完全不能容許的现象。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群众组织赶不上党。

同时，我們認為你們把贫农团当做“农村中群众的基本阶级組織”的观念（見你們五月九日給波阳县委的信）是不正确的。依照国际与中央的历次指示，白区农民群众的基本组织，应该是农民协会，而不是贫农团。这种组织应该吸收乡村中广大的中农、贫农与雇农等加入。党必须在内部组织党团来领导它的一切工作，雇农应该在内部组织他们的雇农工会小组。这种农民协会应该禁止土豪劣紳与富农加入，在斗争把这些分子洗刷出去。

除了农民协会之外，党必须在某一斗争中，组织吸收广大农民群众的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不是什麼上层的组织，他应当在日常的斗争中与农村的革命群众以及农村无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农民最切身的利益要实际上成为农村中最有力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要集中一切农民群众之革命精力在这个斗争中农民委员会要引导所有的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农民协会而巩固我們的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要成为争取反动组织中的农民的重要工具”。（一九二九年六月国际決議）

农民委员会是为了某一斗争（如抢粮分粮）由全体农民（富农除外）大会选举出来的。一切它的工作，应该完全采

取公开的民主的路綫，而且應該向大会報告他的工作从大会上得到各种指示，在这种委員会下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部分，如交通队，自卫宣传队等尽量吸收广大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党應該組織它的党团在中間實現它的領導。在沒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党應該使农民委員会变为經常的組織，但不論在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員会中間必須把工作重心放在貧农身上，所以貧农团在这些組織中是不須要的”（中央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們的任务的決議，九月十五日）。

你們把貧农团当“农村中羣众的基本組織”，你們自然把农村中其他分子如中农雇农排斥在农民基本組織之外，你們自然不能执行农村中的下层統一战綫。这种关门主义的策略，不能使我們在农村中團結广大农民在我們的周圍领导他們的斗争，一直到苏維埃政权的建立。

在你們給余干特区委的指示信（四月十日）上，更說到“要使貧农能切实領導斗争，在未公开前实际的掌握农村中的政权，在公开后即是苏維埃的骨干的組織”。这种观点，也是錯誤的。根据上面我們所說的，在白区乡村中领导群众斗争的，應該是农民委員会与农民协会。甚于我們能实际的掌握农村政权（不論公开前或公开后）的机关應該是革命委員会。既不是农民委員会或农民协会、更不是貧农团，当然在革命委員会之下，我們才能开始組織貧农团，但这是地方的貧农积极分子的組織，它不能如工会一样，有它獨立的組織系統。

无疑的，不論在白区或苏区，我們在乡村的策略，是依靠貧农，但这不是說因此要組織貧农团，象你那样所做的，

貧农团的組織，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它的任務是幫助蘇維埃執行蘇維埃一切法令。

開展白區農民群眾的廣大日常鬥爭，組織吸收最大多數的農民委員會，使農民的鬥爭與游击队運動的開展，密切的聯繫起來，這是贛東北黨在白區工作中的重要任務之一。

第四、我們認為加強無產階級在蘇維埃與紅軍中的領導工作上，贛東北黨是做得非常不夠的。中央一直到现在還沒有接到贛東北黨關於工會工作，關於如何動員工人僱農參加蘇維埃與紅軍的報告。而且在有些地方表示對中央前信所指示的蘇區工人群眾的擁護蘇維埃政權是站在最前線的一點表示懷疑。

在你們四月五日所通過的“紅色五月的決議”中，沒有能夠把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危機中的領導作用的加強特別提出來。在具體工作的布置方面也沒有特別提出動員工人到紅軍中去，到蘇維埃中間去的口號，以加強無產階級在中間的領導作用，只是一般的說到“積極的發展赤色工會運動，加強工會的領導，發展工人階級的鬥爭”而已。在白區工作方面，也是一般的講到發展工人鬥爭，而且錯誤的提出了，在重要城市中加強“建立工人蘇維埃”的宣傳鼓動。至于領導贛東北蘇區周圍那些工人鬥爭，集中我們的力量到那些地方面去，在那些地方建立我們的工會，則很少說及，甚至完全沒有說及。許多決議案中說到普遍的建立貧農團（其錯誤，上面已有批評），然而沒有一個字說到普遍建立僱農工會，也沒有一個字說到在農民的組織中加強鄉村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顯然不是簡單的由於同志的善忘，而是由於對於加強

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忽视，与对于目前工人斗争形势的估计不足。

在这一方，我们认为你们的工作，应有很大的转变。不论是在苏区或白区，省委拿更多注意来讨论如何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与发展工人斗争与工会工作问题，更具体的来布置你们的工作。对于劳动法的实行，应该更加坚决，并且应用更多的力量给不了解的农民群众作解释工作。

中 央

1932年9月25日

中央給閩浙贛省委信

亲爱的同志們：

因为交通上联系上的不敏捷和其他的原因，下面的信，我们仅仅根据万永顺同志的口头报告，及一些五六月份材料来写的。关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全国政治环境及党的紧急的战斗任务，中央已经在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上，给了全党一个明确的分析与提出了严重与负责的政治任务，我们不预备在这封信上再重复他，而想根据那个决议来给闽浙赣的工作一个检查。在这个检查之中，我们将只说到一些重要的中心的问题（因为我们还缺乏各方面的详细的报告与材料）希望你们能够根据这封信，更仔细检查你们最近一时期的全部的工作。

无疑的，由于閩浙贛的党的組織一般的执行了共产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綫依据閩浙贛区域中广大劳苦群众之革命积极性的增漲，所以，雖然在极端艰苦的環境中，在与敌人的軍事进攻經濟封鎖及組織苏区内部的反革命陰謀的堅強不撓的斗争中，胜利地保护了苏区的根据地，及时地破坏与扑灭了隐藏在苏区内面的反革命組織，开展苏区内的經濟建設，相当地发展苏区与白区間商品流通与貿易，巩固与发展了党的組織及周围苏区的白区工作之建立。这些当然是不可否認的重大成績，并且其中有許多的經驗是可以使其他苏区的参考与学习的。但是当着我們在檢查整个閩浙贛的工作的时候，我們的信不仅應該指出这些成績，而且必須指出在我們工作中还存在着的許多的严重弱点，这种严格的自我批评，是絕對必要的。这种自我批评是克服我們的弱点，巩固党的組織开展我們工作的必要的前提。

(一) 中央在七月二十四日的決議中，在詳細的分析了五次“圍剿”中的各个問題之后，曾經銳利的在苏区党的前面提出：“繼續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紅軍，在創造一百萬鉄的紅軍的口号之下，創立新的軍團，新的軍團必須在規定时期中，完成中革軍委最近的动员計劃，必須在短期增加一倍至二倍以上的紅軍的实力”。同时，應該指出：創造一百萬鉄的紅軍的口号，党早已在粉碎四次“圍剿”的决战前面提了出来，江西的党的組織已經在这个口号之下真实地进行了布尔什維克的动员，而获得了极大的成績。在这方面應該指出，閩浙贛的党的組織，对于这个偉大的历史任务是忽略了。在长久的一个时期，差不多完全沒有大量的扩大红十

軍，而且在六七兩月的突击計劃上写到了一切，甚至繳搶並做了預算表，可是沒有一个字，一句話說到擴大紅軍!!這几乎是令人不能相信的，然而這是事實！這個事實當然不是偶然的遺忘（即是遺忘這樣重要的頭一等的任務亦是不能允許的）而是表示着閩浙贛黨的一部分領導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機會主義的了解與忽視。根據永順同志的報告說：閩浙贛黨內有些同志認為在蘇區擴大紅軍將要妨礙蘇區的生產，勞動力感覺缺乏，因而這些同志認為目前擴大紅軍的中心，應該放到白區或灰區去。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與有害的。這是階級敵人武斷宣傳的影響，在我們隊伍中直接的表現。如果在閩浙贛幾十萬勞苦壯丁中擴大二三萬紅軍就会影响生產力的減低，那麼如何解釋中央蘇區個別的先進縣分（如興國等）他的人口要比閩浙贛蘇區少几倍，已經動員到紅軍中去的壯丁要比閩浙贛多几倍，然而興國的生產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在今年反而增加兩成收成。所以問題並不在以機會主義的借口來妨礙紅軍的擴大，問題是在於布爾什維克的群眾工作，提高群眾的革命的積極性與勞動熱忱。這樣，我們可以一方面最大限度的擴大紅軍的隊伍，這是蘇維埃政權的武裝支柱；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經過發動勞動婦女積極的參加生產工作之各方面，“經過農村中勞動互助社的普遍的建立和黨與蘇維埃對於耕種運動各方面的經常的注意與努力，則我們有完全的可能將農業生產提高到地主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所夢想不到的地步。為避免誤解起見上我們應該指出：吸收國民黨統治區域中革命的勞動分子，首先是產業工人加入紅軍是必要的。然而這不能夠用以與在蘇區內部擴大紅軍對立起來，成為放鬆後者的借口。

另外一個同樣是有害的見解，就是以為我們暫時還缺乏現代的武器（步槍、機關槍等等）所以紅軍擴大了亦沒有用，因之，紅五月中已自動報名幾千人，我們並不把他們集中起來，同時雪片般的電報向中央請械。亲爱的同志們！這裡你們忘了我們在今天環境下，當着我們暫時還沒有大的中心城市與大的兵工厂製造廠的時候，我們的槍枝子彈及一切武器是在殘酷的戰鬥中從敵人手中奪取過來的。當着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新式武器時，那我們亦必須被迫的利用一切舊的武器，刀、梭標等等，（在這方面閩浙贛的勞苦群眾有著令人欽佩的偉大的創造力）把我們隊伍——不但赤衛軍與游击队而且有時候正式紅軍部隊亦是一樣——武裝起來，以便在戰鬥的勝利中解除敵人的武裝，武裝自己。這是國內戰爭的規律。不說在鄂豫皖、湘鄂西、井崗山及贛東北蘇區本身發展的最初時期都經過了這個階段，即使中央蘇區在最近還是一樣的。在五月中，我們擴大了二萬五千紅軍，創立了幾個師。開始時，這些隊伍，差不多多數是沒有良好的新式的武器的。直到今年夏季，及秋初東方軍與中央軍的勝利後，我們才能充實了他們的武裝。這是在目前我們大量的擴大紅軍中所不可避免的階段。革命的軍隊正是在這種與敵人殘酷的戰鬥中奪取敵人的武裝，武裝自己過程中生長強大，與鍛煉出來的，可是，借口沒有武裝或者等待中央蘇區的大批武器輸送，而將那些已經表示熱烈的願以頭顱熱血來捍衛蘇區，發展蘇維埃運動的赤色戰士閒散在鄉村中，而不把他們集中起來，這不但是使紅軍不能實際的擴大，而且使我們捍衛蘇區的工作更加困難，這些機會主義觀點的存在，是妨礙我們擴大一

百万鐵的紅軍的最大障碍。我們再一次警告你們，就是紅軍是苏区的武装力量，是革命政權的柱石，沒有堅強壯大的紅軍，是使我們难于胜利的保卫苏区，使他不受敌人蹂躏与发展和扩大苏維埃区域。战斗的布尔什維克的口号，扩大一百万鐵的紅軍，應該放到閩浙贛党的工作的首要的地位上去。應該在这个口号的周围；进行最广大的布尔什維克的动员群众的工作，利用中央苏区的許多經驗，在最短时期内，扩大红十軍，为充足的新編制的一个师，以便在以后向着創立一个軍团的目标前进。

其次，創造一百万鐵的紅軍的口号，包括着不仅紅軍之数量上盡可能的扩大，而且是应包括着紅軍部队之軍事技术，政治工作及阶级自觉纪律之最大限度的提高，使紅軍成为常胜的鐵的紅軍，这里應該和部队中的各种游击主义之残余，輕視现代战略战术原則的应用之倾向作严格的斗争。在這方面紅十軍还是非常的落后，不論在軍事技术与 政治工作，这两方面都还极大的落后于我們的主力紅軍。“提高与学习軍事技术”，“以政治工作来保障軍事技术的提高”，还没有能夠普遍到各部队中去，战略战术的灵活的运用与深切的了解，在干部中还极差，这并不是象某些同志所想是軍事指揮員能力強弱的問題，而是党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沒有能夠給应有的注意，国内战争的党，应该是軍事化的組織，整个的党的組織，應該最大限度的注意和学习軍事問題，这里需要以布尔什維克的坚强不屈与具体性来为着創立和鍛炼，壮大与強固的鐵的紅軍而奋斗。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取得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而不是閉門造車的决定某个部队每月应行动几

次，或會計式的制造槍械預算之類的荒唐事業，以及用一般的有時在原則上，甚至有錯誤的空洞化（如完成七八兩月突擊月計劃的具体工作上說：“在每一行動時敵人的能力，敵人的接濟，敵人的優點和缺點，然後選擇最適宜的時候，最敏捷的路線，最優越的地勢去進攻敵人，殲滅敵人。”之類）來代替有步驟的具體的對紅軍建設與戰爭的領導。

重複的說：“要沒有壯大的有战斗力的紅軍，要取得國內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黨的任務，就是為着創立這樣的隊伍，而用最大的努力——這是在今天環境中我們的第一等任務。

（二）國內戰爭的猛烈的環境中，而國內戰爭又是這樣的堅苦的性質，使得我們不能不把我們一切蘇區內部的生活服從於戰爭的利益，不能不把“一切為着國內戰爭前線上的勝利”這個列寧的口號當做我們一切工作的指標，尤其在今天的蘇區的環境中，當着我們還只在一部分中國的領土上勝利的時候，這尤其是重要。一切我們的建設工作應該服從戰爭的利益，為着爭取前線上的勝利。這是第一、第二，在目前正當着我們還只在一部分中國領土上勝利的時候。我們的遠的任務，就是鞏固蘇區，擴大蘇區，爭取蘇維埃政權在全中國的勝利。我們應該用一切力量來保卫蘇區，鞏固蘇區，而這裡最重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堅決的發展與擴大蘇區，蘇區的擴大將使我們能夠更好保卫他。消極的堵防敵軍，不論軍事上與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軍事上在部隊數量暫時我們還是還比敵人少得多的時候，分兵把口，實際上就是使我們在敵人的殘酷的集中兵力的進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裝。政

治上消极的防禦政策，不能使我們巩固已經得到的勝利，更加不能完成我們爭取蘇維埃中國的偉大的歷史任務。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指出，在閩浙贛的黨的一部份同志中，濃厚地存在着保守主義的情緒。在軍事上，我們始終不敢進行較大在白區中間的作戰，戰略戰術上我們時常因為要防堵的原因將部隊放在敵人分進合击點上，因此許多時候不能得到應有的勝利，游击戰爭之開展非常的不夠等等。而在政治上的表現，即在我們對於積極向外發展的極端的缺乏注意。我們依據着閩浙贛羣眾的積極性的发展上，在防衛蘇區方面，我們盡了很大的力量，發揚了羣眾的創造性，發明與采用各種的防衛的武裝方法。然而我們的弱點，亦正就在這種單純的防衛。所以，雖然我們所費的力量不小，然而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蘇區非但沒有大大的發展，而且還遭受着敵人的幾次的部分的蹂躪與燒殺，這就是因為單純的防衛，決不是真正的鞏固蘇區，最好的鞏固蘇區的辦法，就是積極的開展深入的白區游击戰爭，發展與擴大蘇區。

其次，正因為這種濃厚的保守主義，一切為着國內戰爭前線的勝利，這個列寧的口號，並沒有能夠在閩浙贛黨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來，自然，在經濟建設或其他方面，閩浙贛的成績不容忽視的。可是，有些時候，這種建設沒有能夠在上述的列寧的口號之下進行。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工人的休養所的問題。據說這個休養所還辦得不壞，工人羣眾很滿意，這當然是件好事，可是這多少是一種奢華的舉動。當着今天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設備上能強差人意的紅軍傷病战士的醫院或休養所的時候，我們應該首先保證這個相當良好的休

養所，給赤色战斗員与指揮員，这不是說，我們可以忽略工人群众經濟生活与文化生活水平之提高，相反的，我們應該采用最大的力量努力为着这个斗争，但是我們應該告訴工人阶级，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是工人阶级福利增进基础，而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國的半殖民地的統治，爭取獨立自由的苏維埃中国，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彻底改善与解放的最重要的保障。

这些說明着：在閩浙贛党的組織中間存在着一种严重政治傾向，这就是保守主义。我們的领导者并不了解目前全国情勢之有利于我們的情况，以及积极的为着巩固发展联系苏区成为一片的任务，而以狭隘的目光注視着自己的区域，兢兢业业的保守他。正因为这样，我們忘却了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将我們全部工作服从于國內战争前綫上胜利的口号，而实际上这种單純的保守与防禦的态度，都并不能真实地巩固我們的区域。

这种保守主义傾向的来源，我們不能同意万永順同志所解釋的，似乎認為閩浙贛苏区是由农民暴动发生起来，所以保守主义是必然与不可避免的，这是无稽之談，用来減輕我們在领导中的錯誤的借口。这个傾向政治上的来源，很明顯的還在我們，首先是领导同志，对于日益尖銳化的全中国革命形势之估計不足，对于红军的軍事力量之估計不足，对于苏区与环绕苏区周围之国民党区域中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之估計不足而来的。这个傾向是危險与有害的，而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其危險与有害的性質是更加增漲起来了，因为目前我們正处在全中国存在着，而且日益尖銳化的革命形势之中，我們

正处在殖民地道路和苏维埃道路剧烈斗争的关头。正如中央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所指出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最具体最凶恶的步骤，他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与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出路的斗争，即是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目前的状况正是这样紧急的情况中间，要胜利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只有与保守主义的倾向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克服这种倾向使全党的同志了解这种倾向的错误及其害处，这是今后闽浙赣工作转变的必要的前提。反对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没有能够在闽浙赣党内广泛的开展，这便使得保守主义为倾向有滋长的可能。我们认为必须在这封信的周围，开展最广泛的解释工作及反保守主义的斗争，来保证我们工作上之必要的转变。

（三）最后，我们觉得必须说到的，是关于领导方式，思想斗争及自我批评的问题。

为着新的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的具体领导而斗争，是改善我们工作的中心的主要一环。中央在一年来曾经用极大的力量，为着改变与消灭那种旧的空洞的，一般的恶劣的领导方式而斗争，许多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成绩，自然这些成绩，还是非常不够的。说到闽浙赣这方面，那么应该说，必要的转变还是没有达到，而且有些曲解与庸俗化新的具体的领导的问题，从六七两月的突击工作计划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把活的具体的领导，一变而为呆滞机械的数目字的领导。整个的突击工作的计划可以说是个会计式的表格，而